

“文学淮军”
征文 第十一季

一枕夏风入旧怀

疏桐



炎夏伊始,风便成了我不期而至的故人。我时常因为日间的溽热而心绪烦躁,又在傍晚时分被阵阵晚风涤荡神思。于是,我便养成了等风入怀的习惯。在每个暑气渐消的黄昏,等心绪一缕缕地平复下来,等风走过来和我说话。

起初,对于风的语言我是懵懂的。在那个莽撞而无畏的童年,夏天的风来得热烈而洒脱。我总在自己玩到大汗淋漓时将一只脚踏过门槛,然后一口气“咕嘟咕嘟”地喝完整杯水。此时,风呼啦啦地从门外挤进来,和我一样莽撞。我无知地敞开衣襟,仿佛要用这透彻的风把自己洗涤一遍。每每此时,大人们总会气冲冲地跑过来,一边似要打骂我,一边话里满是焦虑。从那时起,我才知道人在出汗时不能猛然受凉,这不仅是一条来自长辈的健康常识,更像一个朴素的哲理:人在得意时不可以忘形。只可惜,童年时的我还未理解其中的况味。

不知是出于错觉,还是阅历日渐丰厚,我总觉得夏天的风和我同龄,是一起慢慢长大的。到了中学时代,受课本里的古诗词和经典散文熏陶,我觉得风开始变得柔

软而唯美起来。在唐诗宋词中,风不仅裹挟着花香,还送来了各种各样的声响。孟浩然在《夏日南亭怀辛大》中写道:“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。”这里面,我最喜欢的莫过于一个“滴”字,仿佛只有心境澄澈时才能听清这细小的声音。至此,夏日的风便有了不同的意蕴,它们可以是荷风、蔷薇风,也可以是竹风抑或檐风。正是有了文人雅士的观察与想象,无形无色无味的风开始在我脑海中有了清晰的画面。

我迷恋那梦幻的夏风,仿佛再朴素的日子里都藏着繁花与诗意。然而,随着年岁渐长,我开始渐渐看清了夏风的面目。我从朦胧的夜色中借着一缕月光发觉,它有着和我一样的面容与脾性。如今,它也步入中年,不似年少时那般莽撞炽烈,只是轻柔地坐到我身边,连说话也多了几分平和。这让我想到了宋人杨万里的一句诗:“竹深树密虫鸣处,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看来,风的最高境界是微凉而无风。

慢慢地,我也会逐渐衰老,只能在枕边等风来。在似睡非睡的困意里,我会做很多个梦,回望来时的路,把耳边夏风的呢喃在梦中反复念起。

立春

柳芽微点翠,清客渐飞红。
晓雾轻噙露,晚风漫拂茏。

雨水

水獭祭鱼仙,南鸿归北边。
绿氤添细润,膏啖露琼绵。

惊蛰

春雷声乍起,万物竞回苏。
细雨润新绿,灼然桃柳呼。

春分

玄鸟南回归,清氛多泽润。
椿芽嫩如丝,纷若杏花信。

清明

斗指乙争新,清明祭祀远。
阳和启物春,意色味香暖。

谷雨

布谷声声唤,花王灼灼开。
远山含笑起,椿景入诗来。

立夏

棠树谢春红,蝉鸣绿始浓。
槐香清夏月,心境日从容。

小满

麦穗渐含浆,江淮水正扬。
一壶新酒酿,小满胜春光。

芒种

收麦复插秧,农家日夜忙。
煮梅犹裹粽,端午日初长。

夏至

荷露立新妍,花潮半夏天。
蝉鸣催日晚,瓜润夜无眠。

小暑

伏风暑气频,云裂普及民。
日晒解凡秽,清新自在身。

大暑

菡萏迎风舞,炎蒸促谷丰。
羊汤能解暑?制热妙无穷。

立秋

蝉语两三声,黄飞一叶轻。
荷香清已远,莲子润心平。

处暑

伏威犹炙热,万物竞阳刚。
饮露餐英气,金秋神自扬。

白露

寒凝晨露珠,暑热消沉淀。
稻谷满田黄,白霜盈小院。

秋分

桂枝盈院香,菊瓣染金黄。
社酒微醺醉,秋丰谷入仓。

寒露

枫红寒更隆,菊艳露西风。
大雁南飞远,登高望谷丰。

霜降

霜打菜甜鲜,风吹柿几绵。
围炉香葭沸,不问雁南迁。

立冬

远黛起寒霜,枫丹银杏黄。
烹茶延旧友,冬序胜春阳。

小雪

雪飘疑是雨,风过片无影。
四野纤尘清,山河童话境。

大雪

山灵含秀色,兰草始抽芽。
松挺千层雪,梅花灼烁华。

冬至

夜长凌寒始,阳生又一轮。
馄饨祈吉运,蓄锐养心神。

小寒

九天逢小寒,喜鹊筑巢安。
处处梅仙气,祭先心自宽。

大寒

梅影水仙清,松针倾鸟鸣。
稚儿弄雪暖,寒极孕新英。

民族融合一锅汤

王全安

赖山集是淮南西城的一个小村落。村里老谈及祖上,语气平淡却悠远:“明朝时从西域迁来的穆斯林,游牧民族,吃牛羊肉长大。走到哪儿,就地支一口锅,捡干牛粪当柴火,牛羊肉、骨头、下水一锅炖。”

“后来到了寿县,与汉人做邻居,锅里便多了豆腐、干张。《本草纲目》说‘豆腐之法始于淮南’,那本是汉家饮食的精髓。牛骨汤里翻滚着骨髓香,遇上豆腐的鲜香,再撒葱花、浇辣油,能把人香迷糊了。”

我问了一句:“平民百姓吃得起吗?”老者笑了:“便宜的有肝子、肠子、下水,骨头汤里一滚,配上豆腐、粉条,热乎乎的一大碗,比什么都来得实在。”

又说:“牛肉汤最好的搭子是葱油饼,一层面抹一层葱油,反复擀压,煎到两面金黄,咬一口酥脆掉渣。”

众人听得鸦雀无声,仿佛那碗汤已端到跟前。

闲话聊了一个钟头,带着满脑子的想象离开。谁也没想到,牛肉汤原来是牛肉、牛骨与豆腐搭档炖出来的。与市面上常见的粉条、豆饼、干张、大白菜相比,略有差异,口感却好了许多。

一锅汤里,飘荡着先民迁徙的艰辛苦涩,也融汇着回汉饮食融合的故事。这或许就是淮南牛肉汤的本味。

如今淮南人走到哪,就在哪支一口锅。干牛粪换成了液化气,可那勺辣油、几块豆腐,把这汤的味道带到了天南地北。是传承,也是生计。端出来的,是每个人都能喝上一碗的热腾腾的人间烟火。

江南之夏

龙檀石

三角梅的孤枝,月季缀着一串串花蕾,

谁是江南之夏的信使?

切莫打听,毕竟每一扇窗都深谙流光短暂。

也无须喃喃自语,

细密的雨线里藏满了偏爱和牵绊。

湿漉漉的,还有拂晓的喧嚣。

枫杨的繁茂,陌生人的熙熙攘攘,

江南之夏的续章从未停歇。

她新剪短发,我拨动着细碎的灵感,

将接踵而至的寻常和惊艳稍加归整。

无数次摇响梦里串串风铃,

为她漾走万千忧烦。

纵然白驹过隙,

她在,江南便自成别样风光。

二十四节气

张芳

